

山梁上的三棵柏树

梁亚军



在村庄，很多树是说不清来历的，就像一个人，往上追溯三代，就已经说不清自己的来处。一棵棵树的来处，也像人一样，被埋在时间的黑暗中。人有记忆，但人的记忆又是多么的不可靠，何况一棵没有记忆的树。树不语，一棵树只有通过人的语言来认识、理解、记忆。

山梁上的三棵柏树，也是说不清来历的。不知道它们为什么长在那里，为什么只有三棵。一个人在村庄，生下来就要接受一个安顿好的世界。一个人，很多年也是和一个个疑问和困惑生活在一起。它们是村庄的一部分，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。有些秘密在黑夜里，并不需要在白天说出来。知白守黑，有无相生，一个世俗的庸常的生活也遵守着自然之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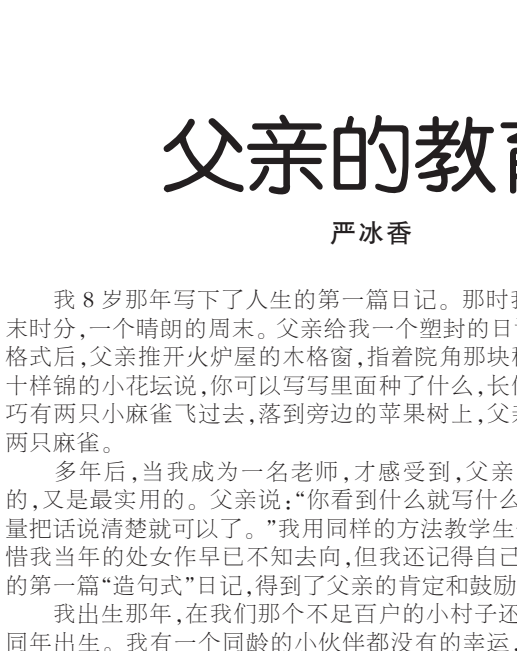
那些年，我就是跟在父亲的后面，走到了山梁上，走到三棵柏树面前，父亲的疑问仍然是我的疑问，它就像一颗不会发芽的种子被埋在心底。山梁上是村庄的一块块麦地。在秋季，也会是一块块玉米地。当麦子一茬一茬的颗粒归仓，当玉米也被收获，金黄的玉米棒子，挂在院墙、屋檐，三棵柏树，除了墨绿的叶子，除了一颗棵

古罗马有个故事说，西西里有一位公主，原本住在一座宫殿里，公主有个怪癖，年年都要封住宫殿里一些房间的门，家具、帷幔和盆栽的花草都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，到后来，宫殿的每个房间都封住了，公主于是搬到对面的房子里，在那里了结了余生。

房间以及记忆的遗址

吴立志

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，刻意的情节里隐含着深意。我最近也搬家了。对此也有些相同的感受。回想起有生以来的年月，已经搬动了数个去处，倘有可能，还有若干房间成为我的住所，还有不少山头成为我窗外的风景。



实际上，古罗马人真的发明了一种房间记忆法，他们通过想象一间房子，然后尽可能在房间塞进各种家具物品，并把每件家具物品与要记忆的事物连接起来，如果想提取记忆的时候，只需要从门口把房间走一遍，然后把对应的物品还原成关联意象就行。这种方法就是把记忆当做一间房子进行精确有序的布置，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记忆方法，上学时背诵历史，我就把一个个历史事件安放在房间的各个角落，整个学生时代都没走出那间老屋，现在一看到那些历史就想起老屋的边角角落。

玉兰和我

吴敬敏

玉兰树不多见。乡间很少碰到。我对花一直盲目，要问我一些花的名字，我真说不上来。可我的文章里总想多出几朵花，锦绣文章锦绣文章么，我也想篇文章做出锦绣样子来，让花在文章里芬芳馥郁。因此在用的时候，我问我或查网，看网上的样子，看了才晓得知道是常见的某某花，只是我清高地不理“她”罢了。

对于玉兰花我是有个小故事的。我和一位朋友出去转，对面一个花园，进去便瞧，很欢喜有这么一堆一片的姑娘般的花园。眼前一棵花，朋友问我，这是啥花？我看了不假思索，张口便答，玉兰。他竟奇了，说，你不是花盲么，怎一看便知？这可是冤枉我的。我那一刻，张口便说出玉兰，是我乍然觉得眼前的花样子，只能是玉兰，玉兰二字和那花样子很配，我就说出是玉兰了。这实在奇怪。玉兰花的样子，竖瓣的一簇，又一色，白即白，粉即粉，绛即绛，有的是极淡的蓝，清得不俗，瓣恰有点大，芬芳是无疑的，淡香。最胜在半开未开时，拳成一个倒钟，瓣间落几粒清露。清是“她”的品质。香浓了不好，浓艳了也不好，唯有浅雅的姿态，显高贵。这和我对好打扮人有一点嫌腻一样。我的这一口竟对了，我也觉得自己说对了。我远看玉兰，咋也觉得玉兰那独立迎风的姿态，是深宅里出来的女子，在探春望春迎春。玉兰的枝上又不是一朵，常一枝上要开好几朵，这更像群芳争春的女子队伍，一人挑眉，众皆挑眉，一人嘻笑，

有些山，大名鼎鼎，看了就失望。有些河太浅，从未淹死过人。有些死人又活了，换个名字继续作死。我真想踹他两脚。

那些河流

组诗

大解

大渡河

缓慢，温柔，清澈，是不可能的。在绝壁上，在大凉山里，在吓死人的咆哮和轰鸣中，镇定也是不可能的。大渡河太急了，它没有闲心跟你扯淡。它不容忍败笔。就像人潮从地平线上涌过来，不可阻挡，

沁河素描

沁河不。沁河水不多不少，也就一般吧。两岸的山，绿，但还没到绿宝石的程度。有那么几块石头躺在河边，还没有磨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没捡。

三峡颂

在长江三峡，有个漩涡似曾相识，忘了在哪儿见过。

长江浑浊了。长江约等于黄河。我想起来了，就是在黄河，

泥沙俱下的洪流中，有一个小酒窝。孩子他妈脸上，也有一个。

黄河瘦，长江胖，还是胖的好。胖的激水深，水多。亲爱的。

在长江三峡，我再一次爱上了你。我爱你，就像爱我的祖国。

长江

我都回到河北了，长江还在原地流动。我都死过多次了，古人还在我的身体里，坚持漫长的旅行。

是一群人排着长队把我送到今天。正如长江源头，矗立着成群的雪峰。

如果雪峰追赶大海，我必须躲开。如果古人要回去，我就让路，送给他们足够的盘缠。

长江向下翻涌，却永世未能离去。还不如我自由。还不如我痛快。

我都回到河北了，长江还在原地。我都老了，时间也没能抓住我的灵魂。

长江啊，认命吧。你走你的路，我过我的桥。一万年后，是我我自己的子孙，还会来，看你爬行。

秋色蒙溪埡

王韬



普济寺旁，新村街口，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溪，自山谷静流而出汇入坝河。小路迂回在山谷青纱帐间，若隐若现，仿佛钻入了绿叶和枝干的缝隙里。



瀛湖

第178期

蓝颜

吴文莉作